

*A Collection of Investigation Reports of Research on the Culture
of Feng Huang Mountainous Area in Eastern Guangdong*

主编 何国强

粤东
凤凰山区文化
研究调查报告集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粤东凤凰山区文化研究 调查报告集

主 编：何国强

副主编：陈运飘，马建春

2004 年 2 月

中国·香港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粤东凤凰山区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

何国强 主编

副主编：陈运飘，马建春

出版者：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地 址：香港铜锣湾邮政 31130 信箱

规 格：889X1194，1/32

印 张：17.5

字 数：450 千字

出版日期：2004 年 2 月第一版

印刷日期：2004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62—8735—73—X

定价：港币：28.00 元，人民币：26.00 元

本书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建春	邓 雯	区浩翔	王 挺
陈运飘	何国强	邹 文	温顺焕

本次田野调查得到中山大学教务处经费支持
并得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赞助

This Fieldwork is Supported in Part by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also Sponso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in Zhongshan University

本书承蒙香港中山大学
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资助出版

This Publication is Supported in Part by the Foundation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Advanced Research Center in Hong Kong

序 一

□ 容观复

广东省对于粤东畬族的调查研究，是在两个时段上展开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从事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畬族古笈的发掘整理和历史问题的研讨方面，出版了《广东畬族古笈资料汇编——图腾文化及其他》（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编，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研究者的眼光，已从整理古笈、研讨历史问题转移为当地农村都市化、服务地方建设问题的调查研究上。

继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周大鸣教授的博士论文——《凤凰村的变迁——广东潮州凤凰村追踪研究》完成后，这次由该系何国强、陈运飘两位老师带领民族学专业本科生，并有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人员参加，为期一个月深入凤凰山区农村的调查研究，写出数十篇调查报告，又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它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民族学专业的师生献给畬族地区的一份礼物。

我们深切地领悟到：深入现场，有目的地开展调查研究，既是我們从事人类学、民族学具有的基本功和专业素养，又是服务社会，从事一切城乡各项社会工作的立足点。以往我系历届民族学专业的学生，由教师带领到民族地区实习，除了集体写出总结报告存档外，其余仅为个别同学或教师运用已掌握的调查材料撰写少量专题论文而已。此次调研活动，指导老师作了安排，由参与调研的同学执笔合作完成小组调查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及时完成各自的调查报告，汇成 31 篇，结集出版，这是取之社会、

服务社会的行为，是值得提倡和庆贺的。预祝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继续进行社会实践，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各地的区域文化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

2003年10月18日

（作者容观复教授，民族学家，原籍广东中山，1922年2月出生，青年时代跟随杨成志先生学习文化人类学，后来赴美国得克萨斯州州立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学习，1950年回国，先后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广东省立法商学院、中南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以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任教）

序 二

□ 黄淑嫻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本书的全部调查报告，为作者们通过实习调查取得的丰硕成果感到高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科学做出了贡献，人类学理论中有关“文化”的许多概念、研究社会文化的整体观点等，为其他学科所借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民族学专业的学生在专业上应有的训练，一是理论学习，二是实地调查，理论与实践相联系，通过这次实习调查得到很好的体现。

这次调查所选的样点很有特色。粤东潮安县凤凰镇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上是汉人和畲人长期共处之地，汉畲文化交融，潮客文化相汇，茶经济、茶文化有长久的历史，保留浓厚的家族宗族制度残余，近代成为东南亚华侨之乡，20世纪上半叶曾是革命志士开展武装斗争的老根据地。

同学们调查了11个行政村，其中又各选择一两个自然村为重点，写成了31篇调查报告。可以看到，同学们在实践中学习了调查方法，与当地群众和干部相处，了解他们的感情，体验地方文化，在搜集到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了调查报告。何国强同志在导言中将报告集的内容分为九类，这些报告展示了凤凰镇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

有关石古坪畲族村的几篇报告，让我看到了石古坪的今天。1955年我参加广东畲民识别调查组，跟随杨成志先生在当时属于饶平县的石古坪村做过调查。此前于1953年我曾在福建、浙江调查，各县畲民都有祖居地在广东凤凰山的传说。为进一步解

决畲民是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问题，就有了两年后的广东调查。我们从广州往东行，调查了罗浮山区、莲花山区和凤凰山区的7个县12个村子。从那时起，半个世纪以来我常常惦念着畲族地区的发展，1995年初在潮安县归湖镇凤凰村调查时，曾有机会重访山犁畲村，2003年8月又与系里两位博士研究生谌华玉和王琛一起再访海丰县红罗村。红罗的变化使人惊叹换了人间，在政府的特殊关怀下，当年住在深山茅草棚里的8户人家已迁到山下，红罗变成了有27户人家、三排白色两层楼房的新村，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鹅埠镇第一个用自来水、普及程控电话、全村住楼房的村子。现在家家有彩电，摩托车是主要交通工具。政府投资建了畲族小学。石古坪50年来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凤凰山是畲族发源地，石古坪是畲族居住历史最悠久的村庄，至少有500年的历史，是包括红罗等其他地区畲族向往的祖居地和追随的榜样。已从单纯的农业经济转变为以茶为主、多种经营为辅的经济，户年均收入2万元，群众基本过上小康生活，建了一所很现代化的小学，改革开放以来村中出了15个大学生，这个水平比红罗高得多。两地畲族语言不同，其他文化特点一致，红罗村男女老少都会讲畲语。报告指出，石古坪“虽然汉化程度深，但他们仍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他们重新绘制祖图，每个村民都能流利地讲述祖先盘瓠的故事，重修祖祠，正月二十日祭祖。我们在红罗的调查研究体会，物质生活的提高是容易被外来研究者观察到的，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人数很少、被包围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的畲族，为什么能够作为一个族体延续自身、生存发展，而没有被汉人所同化？这也许是畲族研究者面对的一个普遍性的重要问题。石古坪的书记蓝学民和红罗的小学教师蓝林生等都有开放的心态，认为必须积极主动地适应变化的社会，与外界交流，融入现代大社会，才能取得自身的发展。我感觉到，畲族研究给诸如民族、族群理论等人类学研究课题提供了重

要的启示。

凤凰是种茶专业镇，有几个专门调查凤凰茶的报告写得好，细致地描述了茶经济、茶文化。有关村子的综合报告也离不开茶，抓住了凤凰的特色。茶农的生活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还是穷困的。同学们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和自己的认识，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开发利用茶叶资源的建议，不论是否恰当，都有积极的意义。关于宗族的调查也是重点之一，有若干个报告以现存的宗族实例叙述了宗族的历史，发展、衰落和复兴，宗族的组织结构，宗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增加了我们对目前潮汕地区宗族情况的认识。关于婚姻、家庭、民间信仰、习俗、民居、华侨、移民、劳动力流动、国家权力与乡村社区的关系和变动等情况的描述，都是有价值的资料。

我从实习报告集得到许多知识，写下上述感想以为序。

2003年10月14日

（作者黄淑嫻，女民族学家，祖籍广东台山，1930年8月生于香港，1947年进入燕京大学读书，受业于吴文藻门下，后又跟随杨成志到畲族地区做田野调查，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历史系和民族研究所工作，1987年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曾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等职。现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序 三

□ 周大鸣

人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人类学的理论是基于田野调查基础之上而又广泛应用于实践。在教学中，学生的田野实践能力与科研创新能力呈互为因果的关系。我系培养博士、硕士、本科生三个层次的人才，对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更强调他们对于理论的深度掌握，即在田野实践的基础上参与人类学学术领域的理论论争，并借助理论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对本科生的培养，则将重点放在田野实践基础上创新能力的训练，以使他们在应对非人类学学术领域的工作时，能借助人类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审视角度来获得一种持久的创造力。

田野实践是人类学传统的研究方法，早在 19 世纪中叶，人类学家摩尔根就已走出书斋，到美国印第安塞奈卡部落进行田野实践，从而写出其经典著作《易洛魁联盟》；马凌诺夫斯基在太平洋初布兰群岛的调查，则成为人类学迈向田野调查的里程碑；在中国，最早的一批人类学家亦抱着“宁肯为事实牺牲理论”的态度，顽强地进行田野实践。中大人类学系的创始人之一杨成志先生就在 1928 年深入川滇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年零八个月的田野调查，他比中国工农红军早 7 年独闯大小凉山，这次实践成为他一生学术成就的起点。1981 年人类学系复办后，也一直把田野实践作为办学的特色。

今天，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学科的发展，面对社会需求高素质综合能力人才的现实，我系将人类学传统的田野实践向适应社会需求的广度拓展，对本科生进行一系列田野实习的训练，我

系近几年为本科生提供的田野实践包括以下五类：

一、课程实习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和领会某一课程理论或方法论，在实践的过程中增强对课程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做到学与用的融会贯通，我系结合实际，为本科生创造课程实习的机会。例如，为95级本科生上《应用人类学》课程时，组织他们前往经济发展较好的顺德市桂洲镇，参观在乡村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上做出成绩的小王布管理区，参观桂洲镇最大的企业广东爱德电器集团公司；访问桂洲镇委办公室王主任，了解该镇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规划蓝图和具体措施。通过这次实习，增强学生对广东社会发展尤其是小城镇城市化的感性认识。类似的课程实习还有：为96级本科生上《旧石器时代考古》时，前往西樵山旧石器工场实地发掘；为97级本科生上《民俗学概论》时前往深圳民俗文化村体验民族风情等。考古专业的学生根据课程进度和内容参观各类博物馆，等等。

二、课外实习

课外实习虽不直接与某个课程相联系，但旨在拓宽学生的专业视野，锻炼他们学以致用的专业技能，并在实习的过程中强化专业思想和提高专业敏感性。从95级本科生开始，我系就为他们提供到广州市相关文博单位做义务讲解的实习机会。这些文博单位包括南越王墓博物馆、陈家祠博物馆、南越宫署博物馆等。迄今为止，已有100余名本科生到上述文博单位担任过义务讲解员。我系本科生分考古学、民族学两个专业，两个专业的学生均投身于偏重民族文化的陈家祠博物馆和偏重考古文化的南越王墓、南越宫署博物馆。这种实习，使本科生打破学科各分支之间的壁垒，更好地领悟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学术亲缘关系，拓展人类

学学术视野和知识储备。同时，在实习过程中锻炼说、讲能力，应变能力，临场发挥能力，进一步提高人类学专业素质。

三、暑期实习

暑期实习主要是利用暑假假期长、学生不被课程所累的条件，去做一些需要较长时间来完成的科研任务，如考古现场发掘等。暑期实习使学生的假期变得更有意义。我系96、98级考古学专业的本科生都获得暑期实习的机会。96级本科生于1998年的暑假前往英德市云岭镇牛栏洞遗址和沙口镇史老墩遗址，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田野考古实习。这次实习，使96级本科生获益匪浅。通过布方、发掘、划分层位等实地操作，使他们比较系统地掌握了考古发掘的一般方法和原则；每天独立完成工作日记，锻炼了他们的观察力、意志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另外，通过在工地上实地测量、绘图、完成每个探方的发掘记录等工作，使他们深刻地领悟了考古工作的严肃性，培养了他们的敬业精神。98级本科生则在2000年暑假前往重庆巫山县和湖北巴东县两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实地发掘，不仅使他们受到了严格的田野考古技能培训，也坚定了他们热爱考古学的专业思想。

四、科研实习

科研实习是一种学生参加老师的课题的实践形式，这种实践形式可达致师生双方的共赢。对于学生来讲，老师们扎实的理论根基和丰富的田野方法经验是他们学习和效仿的珍贵财富。学生们对课题申请→前期准备→田野调查→资料整理→论文撰写这一整套过程的亲身参与也给他们提供了人类学研究的整体训练，不但使他们领悟了人类学研究的缜密性，也使他们受到人类学方法论的专业训练。我系承担科研任务的老师总是不忘将本科生纳入

课题中，给他们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如我曾经将 94、95 级本科生纳入“外出务工研究”的课题中，亲自带他们前往东莞市厚街镇对当地外来工进行深入调查；组织 98、99 级的学生进行村落文化的调查，连续 2 个暑假（第一次做得比较好的同学，还可以参加第二次调查）并举行了 2 次工作讨论会；邓启耀教授的“民族文化传习”课题亦将 97 级本科生纳入其中，前往云南巍山县进行民族文化的田野调查。在科研实习中，老师的言传身教使学生受益匪浅。

五、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对学生四年理论、方法论学习与训练的检验，也是对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理解、运用人类学理论方法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之能力的综合考察。毕业实习中，指导老师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要求学生独立选择研究课题，独立完成背景资料、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独立拟订调查提纲；田野工作中分组进行入户访问，在各个工作阶段中分别举行小组讨论，拟订写作提纲，直至写作实习报告。在整个实习过程中，学生被要求调动所学专业知识和社会经验，运用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辨，融入大脑智慧和手脚之勤勉，积极主动地完成科研任务。我系在每届本科生三年级第二个学期或四年级第一个学期安排一次毕业实习，由有经验的教师指导。我系 95 级本科生在英德市英城镇进行了为期 20 天的社会调查实习，调查内容涉及英德市城郊被征地农民生活状况与出路，英城镇城郊人口生活方式和观念意识的变迁，英城镇城郊农业社区的经济类型以及英德文化与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等方面，共收集原始文字资料 20 万字，并撰写出包括四份研究报告、共 8.7 万字的有关英城镇社会、经济、文化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报告集《文化与适应》。

以上所述是我系为巩固、增强本科生的人类学专业知识和、理

论方法，以及开发、提高本科生实践能力而开设的各类田野实习。总的来说，我系的田野调查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与科研相结合。本科生做人类学研究，的确存在理论体系薄弱、经验构架不齐等缺陷。但在本科生阶段的田野实习中，有意识地让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或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独立承担科研任务，则可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因此，我系针对本科生的各类实习中，增加了科研的成分，并尽量将本科生纳入教师的科研项目中。

二是与教学内容相结合。人类学的本科生应算是人类学科的初学者，他们的大部分理论知识来自于课堂，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来接受教科书中所讲述的理论与方法论，因此，为人类学本科生开设的各类田野实习，都要考虑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这也正是我系为本科生提供田野实习的初衷与原则。

三是与学生兴趣相结合。兴趣是一切尝试的最初动力。我系为本科生提供的田野实习，充分考虑与学生的兴趣相结合，如97级的深圳民俗村考察，让学生在尽情体验少数民族风情、领略异族风光与文化、与少数民族人民齐舞共乐的氛围里达致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性认识。

四是与勤工俭学相结合。我系在各种田野实践中尽量为学生提供一定的资金报酬，这使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同时获得勤工俭学的机会，让学生更好地领会“知识有价”以及人类学的社会经济价值。我系学生在南越王墓、陈家祠做义务讲解员均有一定的劳务报酬，考古专业学生田野考古发掘也由主管文物单位按日支付酬金。

为了更好地为学生田野实习提供持久的场地与机会，我系努力争取实习基地并与相关业务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学生营造固定、有价值的实习点。直至目前，我系已创建的实习基地有以下几类：一是专门的实习基地，二是与业务单位挂钩定点实习

基地，三是考古实习基地，四是利用校园周边社区做实习基地。在做课程实习、学年论文时常常利用学校周边社区进行社会调查，如何国强老师指导98级学生对中山大学南校区周围的鹭江村、旧凤凰村、新凤凰村、下渡村等村落进行学年论文的调查；人类学概论课程实习选择康乐村做外来工的调查。珠海校区建立后，我系与附近的唐家湾镇建立联系，结合课程实习完成了唐家湾镇的基本调查，为唐家湾社区发展研究打下了基础。就近实习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学校的食、宿、图书和医疗资源，节约资金和时间，从长远来看，可以了解周边社区变迁的过程。

自我系复办以来，田野实习一直是我系针对本科生开展的除课堂教学之外最为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它不但是人类学学科调查与研究方法论体系中的“传家宝”，也是我系培养本科生的综合能力、提高本科生综合素质的“传家宝”。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田野实习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田野”是与课堂完全不同的两个天地，在课堂中，学生更多的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吸收书本中早已归纳、总结的文字，培养的是接受和理解能力；在田野中，学生需要面对一切或简单或复杂，或熟悉或陌生的现象，他们必须将思维从书本中释放出来，必须将在课堂中接受的文字创造为解决错综复杂社会现象的钥匙或途径，这培养的是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包括社会思维方式的创造，社会问题审视角度的转化，书本知识的融会贯通以及社会现象解决方式的创新等。在田野实习中培养起来的创新能力是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它使学生在应对一切问题，包括学术的和非学术的问题时保持智慧和灵感。

2. 田野实习有助于增强学生的独立操作能力。“精诚合作”被视为成功解决一切问题的最佳形式，但独立操作能力却是个人得以加入合作团队的基本前提。田野实习提供给学生的便是一块